

师尊在各地传法时生活上一直非常艰苦。去山东办班那次，听随行弟子回来后讲，大夏天，天气又闷又热，每天流很多汗，可是没有地方洗澡，师尊同他们一样。

★ 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

听说师尊带弟子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和一个同事一起挤公共汽车去博览会找法轮功看病。车上人很多，我俩一直在聊天。快下车时，我无意中一回头，啊，师尊也在车上呢。我赶忙打招呼，师尊笑眯眯的说：看你们聊的很热闹。下车后我们高兴的跟师尊一起走。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手里拿着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男的眼圈红红的，充满感激之情。师尊亲切的对他说，你看，现在好了。原来那老年妇女不知得的什么病，肚子老大老大的，怎么也治不好。可昨天经师尊一治，今天就象换了个人似的，一切正常了。

博览会期间，师尊把自己的功分给弟子们并把他们的身体封上，所以弟子们一个个神通广大，治病效果特别明显。每天从早到晚，法轮功展位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人昨天来看完病回家感觉效果好，今天又带了几个人来，找法轮功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其它展位前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有的根本就没有人。结果看法轮功的人把别的展位前的地方也给占了，只好组织人来维持秩序。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还不断有人送来感谢信。很多人排着长队请师尊签名，气功科研会的领导找师尊照相……

师尊总是亲切的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细心呵护着人们那颗向

善的心。还有很多人是慕名前来拜望师尊的。我亲眼看到有位50多岁的男子远远的站在簇拥着师尊的人群之外，非常激动的向师尊双手合十，并在师尊合十还礼后悄然离去。法轮功展位前的能量场非常强，有的人原来身体很难受，在那儿站一会儿就舒服了，所以迟迟不愿离开。

那些日子，法轮功轰动了整个京城，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找法轮功。为此，博览会结束后，师尊临时又在天津办了一次法轮功学习班。

★ 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在过去的修炼中，师父都是由弟子供养的，弟子要用最好的东西供养师父。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却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人们一颗向善的心。

传说释迦牟尼当年去各国传法，国王和大臣们都是把最好的房子让给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住，把最好的食物献给释迦牟尼。有的国王为了请释迦牟尼到他的国家传法，曾专门用金子为释迦牟尼盖房、铺路。

师尊在国内传法期间，衣食住行是那样的艰苦，付出又是何等的巨大。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会愧疚和自责，深感对不起师尊。多希望师尊能住上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吃上世界上最好的饭菜；多希望师尊多些欣慰，少些操劳。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海 228 号

2006 年
5 月 25 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象，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用国外电子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个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最新动态网网址，下载破网软件，就可以一劳永逸、安全的上明慧网。

新闻汇编

重要时事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 2

本周知悉 18 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 3

大陆综合

胡同里的悲剧 4

家属为营救亲人奔波 马三家恶警无理刁难 5

河南新乡市不法人员再次尸检 赵廷云遗体只剩三种脏器 7

本 972 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 9

本周 400 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 9

海外综合

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 9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听同修讲三退的启悟 9

防窃听手机的小方法 10

用人民币讲真相的简易方法 10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重温《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感悟 11

对当前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思考（一）	13
反思前几年为什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	14
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	18
最近做真相资料的几点体悟	19
读新经文《走出死关》的一点体悟	21
走出修炼中的“美丽”误区	22
我终于悟到了什么是“观念”	24
针对新经文《走出死关》与各地协调人交流	25
小心邪恶势力利用原辅导站联络人设陷阱	25
正念识破邪恶的伪善	26
发正念中的感悟	27
容量有多大 慈悲就有多大	28
向同修坦承自己的过错	28
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30

新闻汇编

明慧周刊 2006年5月19日--5月25日

重要时事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

5月16日，在**韩国**国会举行了要求调查中共集中营内野蛮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事实真相的记者招待会。“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所属的“大国家党”议员朴宰完说：“调查中国集中营内的摘取活体器官和（韩国）国内器官买卖的事实真相已刻不容缓。”他还要求韩国政府应就中共摘取活体器官事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起讨论。

加拿大奥沙瓦市4月20日致电加拿大总理，信中称市议会于2006年4月10日开会通过以下决议：“奥沙瓦市致信给加拿大总理敦促加拿大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营救

随时面临被杀害危险的法轮功修炼者并保护所有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权利。”

5月16日，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和大纪元报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地方新闻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共江氏集团七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最新揭露出来的中共在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毁尸灭迹的罪行。参加会议的组织人权组织“公民监督”、圣彼得堡人权事务、社会团体代表及法轮功学员，联合起草了一封给各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呼吁尽快对中国劳教所和监狱展开调查，对中共当局活体摘取被关押者器官的罪行进行调查。

5月22日**台湾**宜兰县议会通过

前几年国内电视上造谣说师尊有“豪宅”。从那“豪宅”的室内装饰不难看出，那根本不是师尊的家。我注意到室内摆设当中有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师尊早期亲手塑的，后来送给了弟子，这件事鲜为人知。

师尊在东北也没有象样的住宅。师尊一家住在长春市解放大路一栋陈旧的简易楼里。有一次，电线着火，左邻右舍都被火烧了，唯独师尊家安然无恙。这件事情当时在学员中流传甚广，大家都觉得很神奇。

火 衬衣打着补丁，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

师尊在北京传法时经费一直很紧张，有学员看到师尊里边穿的衬衣打着补丁。刚开始传法时，师尊为了筹集资金，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为了出版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师尊经学员介绍认识了一个人，这人答应借给师尊两万元钱，而师尊为此付出了许多。此事师尊从来不提。为了让学员安心的学法炼功，师尊不接受学员的捐款，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着。

当时法轮功挂在气功科研会名下，所以经常要交钱。办班所收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份要交给主办单位，其余，除去到各地办班的食宿费、往返车费，以及部份工作人员的工资（因为有的工作人员没有生活来源），最后所剩无几。去广州办班那次，工作人员带了许多方便面，因为广州物价水平较高。回京时据说把办班所得都贴上了，幸好没亏欠。师尊不亲自管经费，有工作人员专管。

师尊为了减轻学员负担，并使更多人受益，办班收费很低，北京的班，新学员40元，老学员20元，这在当时各种气功班中是最低的了。

《转法轮》这部著作于95年初正式出版后没多久，96年下半年，政府有关部门就不让再出了。后来学员们用的都是盗版书，印刷和装订质量都不好。说实在的，《转法轮》一书的出版，没让法轮功积累下什么资金，倒是不少投机商靠盗版发了财。

火 带的是干烙饼，盒饭里是米饭和豆腐

师尊为了传法，经常忙的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次办班中间休息时，我看到一老年弟子从兜里拿出给师尊带的干烙饼，里边什么都没有夹。都快到午饭时间了，可师尊连早饭还没吃。有时师尊上午出去办事回来较晚，下午还要给学员讲课，一看时间紧，顾不上吃饭匆匆又走了。

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尊和学员弟子们一样，买盒饭吃。我凑过去看了看，下面是米饭，上面是豆腐。

师尊在国内办班期间，每天都都很劳累，常常是晚上刚结束一期学习班，就拿着工作人员买好的火车票，启程去外地办班了。据工作人员讲，这都是常事了。

在东北办班时，上午一个班，下午另一个班，进度还不一样，连续10天，师尊每天要讲一整天的课。在办班期间，还有不少人找师尊治病，中间休息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常常把师尊团团围住，可是师尊总是那样和蔼亲切的尽量满足众人的要求。

记不清了。时间一秒一秒的在走，我的心跳快的难受，头部嗡嗡作响，脸肯定胀的通红，我不断跟自己说：不能拖下去，就在现在说……

最后那一瞬间的剧烈痛楚只有自己知道，我一咬牙：“我必须跟大家说：我出卖过同修！”

我好象没有了余力，但我知道我做到了，大家怎样看我，我已不必再介意了。我拿起饭碗吃饭，手在抖……大家都没说什么，甚至没有看我，我知道大家也觉得很突然，……

其实走出这关键一步，别人的反应，你会觉得并不重要了。在那剧烈的震荡之后，我的心在坦坦荡荡中祥和的平静下来，我有些惊奇的发现，大家并没有厌弃，鄙视我，反而感到再交流起来，彼此更多几分坦诚与关切，我感到自己的生命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舒畅轻松，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人应该光明的活着。”

我本来在当时就想把这段内心历程写下来，但是写了一半又觉得好象没有多少意义，就搁笔了。直到看完师父的经文《走出死关》，我想起了自己这段经历，我想还是应该尽量详细的描述下来，为与我相似的同修有个借鉴。

走出这一步吧！我们就是应该尽自己这颗心！这也仅仅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师父与无量众神在看着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堂堂正正走出这一步吧！前面就是师父慈悲的微笑！

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 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的点

滴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师尊在国内传法初期，我还没有步入修炼。那时我好奇心很强，喜欢琢磨稀奇事，喜欢看气功书，也看过一些修炼的书。因为当时气功科研会有我认识的人，我了解到不少各门气功的情况。当时就觉的法轮功好，和别的气功不一样，师尊也和一般气功师很不一样，让人感觉到那样的祥和，那样的亲切。或许是师尊强大的慈悲吸引着我，我虽未修炼却很羡慕在师尊身边工作的人和师尊的学员弟子们，愿意和他们接触，愿意了解法轮功。

*** 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

法轮功老学员一般都知道，师尊在北京传法时没有固定住所。那时还不时兴买房，住房由单位分配，一般都很紧张，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富裕，师尊的户口也不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是在师尊的一个亲戚家里。两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外间是师尊的卧室兼客厅，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当时我想，师尊晚上可怎么休息啊。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对此也深感不安，一直想为师尊找一个合适的住处，但是好久都没有找到。

后来师尊的居住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住在一个学员的房子里。这位学员老俩口跟着子女去了国外，房子空了出来。两间房，师尊住里面一间，外面一间是工作人员和学员来往的地方。那时无论工作人员、学员还是气功爱好者等，总想围着师尊，师尊经常无法休息，但是师尊从来也不说什么，总是那样宽容的笑着。

“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暴行”提案。提案还请宜兰县政府尽速启动各式官方及民间宣导网路，广泛告之民众大陆器官移植涉及非法活体摘取以及安全堪虑的问题，以维护民众医疗品质和生命安全。

本周知悉 18 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确认有**28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时，因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者和详情需要继续确认案例有**1358**宗。

大陆综合

◇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父华诞，山东临沂大法弟子在5月12日晚，统一张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要灭中共赶快退党、及国外大法弟子正式发的多张图片。遍布大街小巷，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5月1日早晨，江西省九江彭泽县及周边地区东志、马当等地挂出了40多条黄绸红字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条幅，很多世人都看到了。忙得三个地方的公安“610”等警察先拍照再摄像，到处问，打听也找不着是谁挂的。这次证实法行动，整体正念正行，大大震慑了邪恶，让世人明白了真相。

◇请广州同修相互提醒：最近有学员以办泰国难民为由在同修之

间借钱，数额是十几万元人民币办一个。广州因为地处南方，经济一直比较发达，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多项集资，有打着“师父母亲生活困难，集资以解决”旗号的，有说是集资后做很重要项目，为安全起见不能告诉学员项目是什么的，有的同修因此一个人就拿出几十万，但后来也不知道钱实际用到哪里去了。请听到这一消息的同修相互提醒。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等金融机构下发了关于如何处理写有退党信息的人民币的文件，据笔者所知，已向各金融机构一线员工传达，要求遇见此类人民币按残缺人民币处理，不得向外投放，并对人民币持有人进行登记并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请同修注意安全，不要到银行存写有真相的人民币，同时请有条件或海外弟子加大向金融系统讲真相的力度，正念正行，彻底解体邪恶！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主楼内施行人体器官移植的4、6、7层，及医院办公楼等附属设施上，张贴了很多“追查国际的紧急通告”及“请转告医生和护士”的劝善信，同时医院员工的自行车棚内也撒放了许多“制止行恶，劝三退”的真相资料，让更多的有缘人明白了真相，震慑了邪恶。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大法弟子白士俊与妻子，2005年1月19日在新林区林海镇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发并被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2005年10月，白士俊夫妻俩被判四年重刑。白士俊于10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

泰来监狱关押迫害，现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三中队。2006年4月24日，其子白玉龙接到泰来狱方电话告知白士俊病情危重，让白玉龙准备办保外。当其子白玉龙赶到监狱后，三中队队长就告诉他，他父亲现在需要办保外，但需要交纳法医鉴定费一千余元和保证金二千至五千元，之后告诉白玉龙回家听信。白玉龙在监狱见到其父白士俊，走路走几步就直喘粗气，已患有严重肾衰竭，心脏病和其它病等合并症，原本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这时已被迫害的全身浮肿。5月1日白玉龙担心父亲的病情又去监狱探望，监狱不但没将白士俊情况上报保外，还告诉家人回去听信。5月8日白玉龙及其亲属再次去监狱看人，却被监狱拒绝接见亲人，理由是现在省里有文件，里面（监狱）有疫情，不让见。当亲人向警察询问白士俊的情况时，被告知白士俊现在根本就未在监狱治疗而是在监舍内关押。白士俊从通知办保外，至今已近一个月，尚无任何结果，境况令人担忧。据懂医学的人员介绍肾衰竭在短时间内即可转为尿毒症，随时有生命危险。

◇2006年5月16号中午11:00点左右，一辆白色轿车开到山东沂南县湖头镇刘家岭村，下来4、5个年龄在40岁左右的恶警，非法闯入大法弟子刘洪全家，绑架了刘洪全，并抄走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台打印机和部份真相资料。详情待查。刘洪全十几岁时患了股骨头坏死症，天天躺在床上无法行走，到处求医问药，家产几乎花光，不见好转。他感到前途无望多次想到自杀。自1999年初喜得大法，开始修炼，身心受益逐渐能坐立，到下

地行走。到自立生活开起小卖部，与年迈的父母维持生活。受益后，他向人们讲法轮大法好，讲自己的受益情况。在此呼吁沂南大法弟子正念加持和关注此事，营救同修，制止迫害。

◇南京大学近来要求读研学生必须写表明对法轮功态度的保证，否则不予读研资格。这是严重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也侮辱了众多读研学生的人格，严重阻碍他们明白真相进行正确选择。据悉，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修炼法轮功的师生进行不公正对待和迫害。例如，不让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出来上课；让居委会等相关人员长期监视、跟踪、骚扰修炼的师生；多次配合邪恶的610绑架修炼大法的师生，曾经将一名学生三次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迫害；南京国安还安插了一些在校学生和员工在南大校园内充当国安特务，进行监视活动。请南京市大法弟子更深入的向南京地区大学系统广大不明真相的师生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并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

胡同里的悲剧

黑龙江省海林市有一个胡同里住着一对相信法轮大法好的老两口，而且身心受益。老两口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就对胡同里的邻居们洪法。

◇左边的邻居老太太，听了大法里讲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后，但不信，还讥讽向她讲真相的老两口。结果是这位老太太在散步时，被路边的马路牙子绊倒了，大腿粉碎性骨折，亲身体会了天理的威严。

◇右边的邻居妇女，听了大

静，可是开始我仍然不自觉的习惯性的想含糊过去，然而连续几天一旦静下心来，或在打坐中，我就会清晰的感到它，在我的心口，像一团浑浊的，黑黑的毒液，浸蚀灼痛着我的心胸，一旦静静的，坦诚的正视面对它，这种痛楚就越清晰。继续麻木自己忽视下去，含糊下去吗？经过几天几次扪心自问，我觉得我不能，我开始明确：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改正的错误，必须洗刷的污点，必须割除的一块腐肉。可是我该怎么做呢？这事已经过去，不可能再返回来从新去做了，其实这也很简单，一个常人中的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会本能的去承认过错，忏悔自己，请求宽恕和原谅，甚至象廉颇那样赤膊负荆请罪，主动请求责罚。何况我们是在庄严而神圣的修炼，更何况我们修的是亘古未显的宇宙根本大法，终于等到了与师父同在的这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那么我们面对自己曾经发下的洪愿，面对同心而来的同样历经艰辛的同修们，面对师尊对于我们的无比无量的慈悲与珍惜，我们怎么能容下自己内心那自欺欺人的，苟且之心呢！

我想要把这心里窝藏的罪说出来了，我想要这样做了，可是当想象面对同修去坦白时，那种巨大的羞耻感使我惶恐的几乎窒息，我感到胸口憋闷得不行，心怦怦的跳，喘息都感觉吃力，我坐卧不安，不知所措。心里一直在为自己找借口。许多天我一次次的否定着这些念头，它们一次又一次的转回来“安抚”我，我在两种力量的剧烈冲突中，翻来覆去，我几次对大家想说，可是那所谓的“面子”，“自尊心”，象山一样挡在

那，一想到同修知道这一切，自己怎么在他们中间存在下去！那种恐惧是如临深渊，令人眩晕。近一周我就是这样折腾着，就是说不出来。

可是我知道自己是真修弟子，我能感到自己生命深处对大法的赤诚的心，我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我不断的鼓起自己的勇气力量，下定着决心，一定要说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来阻碍，为什么看似简单的正事却这么难做到呢？这不正说明正是应该做到的吗！我一定要说出来，我就当作上一次天安门广场，我就当作放下一回生死。

就是在决定决不退缩的情况下，阻拦我说的想法没有了，可想着怎么开口时，另一个想法又出现了：也不用太着急，太执著时间；可以顺其自然的等个适当的机会，否则太唐突了也别扭；是不是想个委婉的方式、话题、用词去说，点到为止。

我又渐渐看清这些念头都是想要有所保留，让我在说的时候不必严肃正式，让我说不到那种成度，它好留下来。人心哪，多么可怜可耻！我清楚：那些思想念头决不是我自己，那背后的东西一方面正面造成我巨大的恐惧和痛苦阻挡我，一方面又侧面狡猾的诱骗我，软化我。

于是我进一步下决心，我要毫无保留，不容一丝苟且之意存留在我心里，我合十请求师父给我力量。

大家一同吃饭的时间又到了，我们都在餐桌前坐下了，他们仍然有说有笑，而我感到一切都那么沉重，这是第几次决心说，我都

况只要能发正念时，所到之处都时时发正念，不受时间（整点）、地点的限制，做到24小时大法弟子随时发正念（实际已经是这样了），只是更加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使邪恶无处藏身。

我现在又意识到：在发正念中也不该出现一些“走神”现象，这是师父在点悟我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

容量有多大 慈悲就有多大

文/无名

一个目标就好象海上的一个灯塔，船只能跟着这个灯塔的方向走，才能到达彼岸。假如没有灯塔导航，今天开往东，明天又开往西，就是没有方向的航行，能达到目的地吗？通常有大志向的人，又都有恒心和毅力，能吃苦耐劳。范仲淹能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也是因为他能以天下为己任，自然而然做到正直和高尚，达到了先他后我、大公无私、超凡脱俗的境界。

我问过几个修炼人为什么学佛，有的说人世太苦了求解脱，有的人认为修佛能得到佛的庇护，还有的目标不明确或很混沌。其实真得应该好好想想了，这是基点的问题，根子上的问题。只有摆正基点，解决根子上问题，修炼才能走正路。所以凡事要抓住根本，不能在枝节中打转。

最近，我总是感觉到自己执著心一大堆、心性不高、正念不强，严重的时候甚至为得失而愤愤不平、陷在纷争中不能自拔，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的心在常人中。在执著中去执著，难舍难弃，又苦又累。其实是我把自己定位在常人

中了，把自己画地为牢了。当我们陷在其中的时候，是最难看到事情的本质的，而跳出这个圈子时，就会一目了然。

我们的目标本应该是洪大而高尚，当真的有了救度众生和成佛的愿望，那人间的恩怨、执著都什么也不是，人世间的利益在修道人面前就变得一钱不值，因为你的心是为众生负责的，你的境界已超出三界，常人的一切又如何能制约于你呢？我们的容量有多么大，我们的智慧、慈悲就有多大。

向同修坦承自己的过错

一天在集体炼静功中，突然心头返出一件事来：我在看守所里，警察提审我时，我由于怕心说了一些我们当时学员交流的大致地点，后来知道警察又借此威逼别的学员说出了具体情况，导致了一次连锁迫害。此后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暗暗愧疚，但好象从未向人坦白过此事，连自己的妻子，最亲近的同修都不知道，即使在那次一同被抓的学员问及：“是不是你们谁说了？”的时候，我都没敢吱声。我埋藏着它，有意无意的回避着它，好象师父，神佛也会因此忽略了它，淡忘了它，好象即使师父与神佛知道而同修们不知道，只要自己以后做好，这个污痕也会悄悄的自己淡去，而后在隐藏中消失的象从没有过这回事一样。长时间以来我就这样在这件事上，有意无意的欺骗着自己，麻木着自己，一边还在积极做着正法中的事。

可这次在打坐中，这件事翻涌回来，不断撞击我的心，使我的心感到耻辱，感到对师父，对同修深深的愧疚，这使我的心难以平

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事迹后，尘封已久的无神论思想接受不了宇宙特性真理的冲击，在胡同里大声喊叫：法轮功能治病？谁相信哪？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结果是没过几天的一天夜里得了急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在她认为能救她命的医院里永远的走了。

◇还有一位男性邻居，听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后，哈哈大笑，而且是拍着巴掌笑得前仰后合，对向他讲法轮功的人说：“某某你跟了共产党一辈子，没想到让法轮功给收买了”。结果没过几日，也得了不治之症，抱着对共产恶党的幻想离开了人世。

以上两位去世的世人，在神给人选择能否进入美好未来的机会面前，给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可悲的选择。

家属为营救亲人奔波 马三家恶警无理刁难

2005年3月1日，吉林市法轮大法弟子郝跃峰与刘明伟、穆春梅去大连开发区看望郝跃峰的父亲郝福奎，结果被恶警绑架。大连开发区公安分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明伟、穆春梅、郝跃峰非法判劳教两年，现关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他们的亲属几次从吉林去大连、沈阳政府和司法部门申冤要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威胁、恐吓、推诿，实质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有些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是执法犯法，态度蛮横，家属承担极大的精神压力。同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出售牟利的惊天黑幕被在全世界揭露出来，使家属们更加担忧她们的处境。

为减轻刘明伟和穆春梅被迫害的成度，使他们能早日解脱迫害之苦，刘明伟和穆春梅的家人多次到沈阳、大连相关部门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2006年4月24日，刘明伟、穆春梅家属再次找到马三家劳教所接待室，两个女恶警负责接待。一个恶警得知是刘明伟家属来看人，马上问：“法轮功是不是×教？”家人说：我们来见人与这没关系。恶警态度非常蛮横无理，不让接见。又问穆春梅家人：“对法轮功怎么看的”，家人觉得这与见人没有关系。恶警就是不让见，然后转身就走了。家人只得用手机与刘明伟、穆春梅所在三大队联系，可是不是没人接，就是接了也毫无理由的说不让接见。

当时劳教所政委王乃民（女）从劳教所门口经过，家人叫住王乃民向她反映情况，并询问她：“我们家人刚送来时，你们劳教所为什么不收，第二天为什么收了，是否因为家人身体不好，体检不合格？”王乃民承认当时没收，后来收了。家人说看到门口有解教走的和出去看病的人身体都很不好，还有苏家屯把大法学员活体取器官牟利的事，所以家里人很担心，要求看刘明伟和穆春梅的入所体检单，并要求必须见人。王乃民推托要开会，应付着说给问问。

刘明伟和穆春梅的家人等了二个多小时没有消息，期间给三大队打电话并留言。后来见恶警出来吃饭，家人还要求见人，恶警不答应。家人要法律条文，它不给。刘和穆的家人就找到王乃民办公室，在那非法关押刘明伟那个大队的管教，拿刘明伟的体检单给家人看，

但不让家人接过来看。因时间匆忙，字迹潦草，根本没看清楚就拿走了，而穆春梅的体检单根本没拿出来。

当家人和王乃民讲理，提起苏家屯的事，又看到劳教所门口解教和出去的劳教人员走路都很困难，很担心刘、穆的状况。看完刘明伟的体检单，还要求看穆春梅的体检单。王乃民“火”了，说：穆春梅比刘明伟身体还好。承认当时没收，是因为她们绝食，铜（离子）没上来，后来吃饭了，上来了。

家人提出：“只差一天，身体怎么就恢复了？我们听说是大连那边（公安部门）托卫生部门硬给送进来的。”王乃民不吱声了。家人坚持要看穆春梅的体检单。

后来苏境出来了，当家人问她是谁时，她自称：“我就是臭名昭著的苏境。”问苏境接收刘、穆手续不合规定时，她狡辩，当时不收是因为身体不好，后来好了就收了。一天之差，这不是骗人吗？

家人跟苏境讲苏家屯的事，并要求看体检单、见人，讲家人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巨大变化。苏说：“洪法都洪到我这来了，我把你们这些人都扣下。”并说：“见面是绝对不可能见。”家人表示必须见，修真、善、忍做好人有啥错，修法轮大法没有错。

苏一再表白自己：“我象坏人吗？我也没做坏事。”家人告诉它：“你干什么你自己知道，自己心里最清楚。”后来王乃民同意一个人代表见两人，苏境也不得不同意了。

先是接见刘明伟。刘明伟家人看到刘明伟被三个人陪着来的，

她的脸浮肿了，鼻子下边已结痂，有伤痕（可能是野蛮灌食造成的），后很快就走了。

然后穆春梅的家人去见穆春梅，当时苏境和王乃民与三个劳教人员在场。穆春梅是被人扶着进来的，坐下后，家人问她挨打没有，她眼泪在眼圈里转转。当时在场的人附和说：“不能啊！”家人看了几眼它们，看到她们都非常不自然的表情，就问她在这里怎么样。她说：这个月的例假到现在还没来，还说当时送来时，劳教所没有收，后来又收的。看她的脸有些浮肿。家人说过几天还来看，苏境与王乃民都说：不用来，让穆春梅给家人来电话。

第二天，刘、穆的家人找到辽宁省劳教局，接待的人陈××（警号：2108436）说：“劳教不归我们管。”当家人说马三家劳教所很可能使用酷刑时，它没有否认并说：“手铐、脚镣、电棍之类的就是给劳教人员用的，不服从管理可以给用，比如撞头、自杀、割腕啥的就可以给用，不服从思想转化，怎么做都没错。”家人也有在公安部门工作的，知道只有对越狱的犯人才可以用，她们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后来家人又找到省人大信访办。接待的是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在接见大厅大声叫嚣，当家人讲述情况，寻求帮助时，他就大喊大叫，说他们不管这事，愿意上哪找上哪找，根本不听人说话。然后家人去省司法厅，接待的人四十来岁，态度表现比较温和。当问到在劳教所是否可以用刑时，他摇摇头说不可以，当家人提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很为刘、

“慰问”又恐吓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它们这种伪善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地。

随着中共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曝光，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2006年4月7日“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2006年4月11日又发布“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

2006年4月20日，王文怡博士在白宫南草坪当着布什和胡锦涛的面进行喊话，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受迫害的关注，许多海外新闻媒体纷纷正面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国际社会不断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的劳教所、监狱、集中营、医院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场所。

面对这种形势的变化，中共极度恐慌。它邪恶的本质注定它要用它邪恶的方式（伪善、欺骗、恐吓、杀人灭口等）掩盖，进行垂死挣扎。它们的这种行为不过是收买人心，拼凑有利于它们掩盖迫害真相的证据，以便进一步欺骗国际社会，愚弄不明真相的世人。

正法走到今天，大法弟子一定要更加理智、清醒，不被邪恶的任何威胁和伪善所带动，正念正行，不要有配合邪恶的任何言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何言行都很有可能被邪恶所利用，为邪恶涂脂抹粉。我们要正告邪恶中共的追随者：善恶有报，停止迫害法轮功，不要再助纣为虐，为自己留一条生路。同时注意《明慧周刊》中

同修有关安全方面的提醒，不给邪恶以任何可乘之机。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全面否定中共垂死挣扎中的任何表现。

发正念中的感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有几点感悟，因我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1. 要把握一个“前”字

就是学法前、炼功前、写文章前、讲真相前、上网前、做资料前、发资料前、出门前等等，这样就能事前清除邪恶对我所要做的事情的干扰与破坏，顺利完成我们要做的事。如我以前做资料时，打印机出问题，才想起来发正念，结果干扰已经起作用了。

2. 突破5分钟、10分钟的概念

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最少是5分钟，有很多同修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彻底清除一切邪恶。这一点，我表现在对时间的执著，经常在发正念中看表，而且家里到处都是表，没有悟到正念不足起不到清除邪恶的作用及发正念时在另外空间正是与邪恶交战之时。如果是正在交战过程中，我们停止了发正念，就不能真正的清除邪恶（我现在看不到另外空间的除恶的景象），如果适当的加长发正念时间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3. 随时都可发正念

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意义重大而深远。各地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情况不同，在保证四个整点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和本地区有针对性的定点发正念的同时，根据各自的情

押过或在关押中。同修们在这血泪惨痛的反思中想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和她走得近的学员会这么多被关押？这其中的漏在哪儿呢？

决不是说这位原负责人怎么样了，问题多少在于她本人对自身和其他人的安全重视不够；以及与她接触的人人心太重，凡事要向她汇报，对她实话实说，在有意无意的显示心促使下，什么都对她讲。而邪恶是不动她的，把她当作诱饵，通过监控她的一切，在她身边的环境中设置陷阱。

99年7.22以后，经常有学员到她家去聚谈，同修中谁谁做什么、做得怎么样，什么秘密都抖搂出来了。当时也不知道电话竟可以被窃听，大家都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她家的电话就在其卧室里，也不拔断。她曾经亲口说到一件事：有一位外地同修到她家去看她，她亲自送外地同修到车站坐上车，邪恶也不抓捕，她一离开，车刚开不远，那位外地同修就被拦车抓捕。可见，邪恶是把她当陷阱道具了。那些深陷牢狱、受尽凌辱的同修，有多少就是在类似的人心之漏和正念不足中造成的啊！

师父讲“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因为人的显示心，因为人情执著，我们有的人往往会对自己投缘的同修充满人情似的“信赖”，把自己所做的大法的事和盘托出，甚至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唯恐别人不知道，把整个始末娓娓道来，认为对方是值得信赖的，没什么。而忘记了在这不经意间，安全隐患已经埋下：无孔不钻的邪恶也许正在背后窃听；或者当你说的信息被同修作为“典范”讲给其他同修听，作为借鉴与激励时，说不

定就无意间被邪恶捕获。

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出于救度世人的慈悲正念，没必要让别人赞赏、或做给谁看，一切人心都是有漏，为什么不默默去做呢？事实上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同修，听从师父教诲，不显山不露水，无声无息做着三件事，做得非常多、也非常好。要说做给谁看，那就做给师父看、众神看吧。有很多事是可以一个人独自去做的，实在没必要让第二个人去知道。

注意安全与怕心是两回事，一位理性的修炼者决不能不注意安全给邪恶钻空子，也才能更加明白做好三件事的作用重大。有同修说，紧紧跟上师父正法的要求才最安全。真是对极了。

正念识破邪恶的伪善

最近（4月下旬），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派出大量恶警到各地流窜，伙同当地610、政保科、派出所等恶人，对曾经在黑嘴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慰问。它们一反以往邪恶的嘴脸，伪装的比较客气。询问大法弟子身体如何，生活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邪党帮助；说什么代表劳教所的领导向大法弟子问好，问大法弟子有没有什么问好的话转达给它们的上司，等等。同时，还自相矛盾地威胁恐吓大法弟子：你们再出去（指撒真相资料），我们还抓你们、判你们。

它们在流窜过程中，确实也有大法弟子正在家中改字时被它们绑架的。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进行了交流，大家认识到：邪恶肯定不会真心对你好，它们又

穆担心，那个人矢口否认，说没那事。然后他又推托让家人去省厅信访办去找一下，并打电话通知对方。家人到那一看，是省司法厅信访办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接待。她接电话大概就用去一个小时，她解释说是长途，是家人打来的。接电话后，不听家人陈述，一再要求先登记，态度蛮横，还要求所有家人都登记，家人一看根本不听说话就让登记，没有按她要求做，只好失望的走了。

刘、穆的家人来到大连申请行政复议，到了大连市公安局，正赶上局长接待日，可是当刘、穆的家人们要求见局长时，接待的人马××（警号205070），当一听说是法轮功的问题，不接待，上边有规定，关于法轮功一律不给答复。当说到老百姓还有没有人权时，他立刻跳起来了，大喊别跟我讲人权。当说到家人有冤情无处说时，他说法轮功冤的多了，几十万人被打，何止你们家人。他还告诉家人们法轮功的事没有说理的地方，哪也不会接待的。当家人向他要法律条文时，他说没有这个义务。当说到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事，他说你们咋知道的，家人说是大连开发区公安分局许云刚说的。他说谁说扒谁皮，并且说不要再说了，你们别连累了我。当说法轮功是好人时，他说别和我说这个，我这有录像，我把你们都录下来。

刘和穆的家人又来到大连市人民政府法制处行政复议办公室，要求就刘、穆被非法劳教一事，提出申请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说：“手续全可以受理（行政复议）。”看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后，

家人对工作人员讲刘、穆被非法劳教，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程序错误，要求撤消关于劳教的处理判决。工作人员说：你们把手续拿全了，我们会受理，需要核实，如果属实可以撤消（劳动教养判决）并提供了申请行政复议的需要的文字材料及相关证据。当问到是否可以随时接见时，他说：可以，没有规定不让见。

刘、穆的家人只得回家，准备各种材料和手续，在五月十五日前将再次去沈阳及大连为家人伸冤，营救亲人。刘明伟的双胞胎外孙儿在盼着姥姥早日归来，穆春梅的家人也望眼欲穿，请所有善良人都来关注此事，共同制止马三家劳教所的恶行，坚决制止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恶性事件的再度发生，让刘明伟、穆春梅这样的好人早日获得自由，返回家中。

河南新乡市不法人员再次尸检 赵廷云遗体只剩三种脏器

2006年5月16日，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人员突然袭击，通知赵廷云家属说要进行第二次尸检，当家属赶到殡仪馆时，见有10几辆警车和数不清的警察。公安不法人员见只有赵廷云的丈夫和儿子两人，就撤走了大部份警车和警察，但始终有10多个恶警跟随监控家属。在殡仪馆，法医当场拆开上次尸检后缝合的线，看到体内只剩肠、膀胱和子宫三种脏器，其它的都被摘除，胸腔左侧正常，右侧有淤血，并有粘连。

不法人员做贼心虚，声称早在几天前就把脏器送到上海做了法医鉴定，本次鉴定结果要在1个月以后出来。如果象不法人员所称

“几天前就把脏器送到上海做了法医鉴定”，那么第二次尸检的目的是什么？

新乡市54岁女大法弟子赵廷云2006年1月6日被警察绑架，随后遭到新乡市公安局牧野分局钱科长非法抄家，她丈夫也被绑架关押。15日晚9点左右，新乡市监管支队队长许强在拘留所内对赵廷云丈夫说：赵廷云已在15日凌晨4-5点钟死亡，要求他在死亡检验报告上签字。许强不许家属看遗体，并威胁说：超过12个小时尸检就不准确。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恶人强行做了第一次尸检。元月15日，哄骗赵廷云丈夫在尸检报告上签字后，才放他回家。即使这样，恶人仍然无法解释清楚尸检结果和遗体上的外伤。

据在拘留所被关押人员透露，14日下午赵廷云被两个警察从外面架回，当时已不能行走。当天晚上1-2点钟从她住的房中传出惊恐骇人的哭叫声（是同室住的刑事犯的叫声），因为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不知啥时候早已死亡。屋里的人又哭又叫：死人啦！可拘留所内毫无动静，直到15日早上5-6点钟，他们才虚伪的把人拉到中心医院，医生一看，生气的说：人死多长时间了，还给我们往这送？接着就拉到新乡医学院三附院，16日解剖了遗体。

元月26日经家属多次要求，同意家人见遗体最后一面，当时许强带4-5个穿警服的警察，还有十几个便服跟着。许强说：28日必须火化，希望家人配合签字，如不签字，要强行火化。家人拒不配合要查清死因。许某说：没什么原因，就是绝食脱水饿死的，在她绝

食的后几天，隔一天120去一次，都有记录。家人看见赵廷云面部表情极其痛苦，脖子扭曲，面脱像。家人给她伸展脖子，理顺头发时发现：脖子有一约4-5寸长的红印，是外伤，左耳上方有一寸多长的伤口，肉往外翻。问他们怎么回事，许强开始支吾，后说是验尸开的。后来又摸到脑后有肿块，在脑后致命部位（大概在玉枕穴），呈横条状。

家属喊许强过来看，许强赶快摆手：“我不看，我不看。”说着向后退着，最后几个警察全跑到外面去。从这以后他们再不提签字火化的事，却在存放遗体的太平间周围24小时布下了岗，不许任何人接近，家属多次要求再看一看，可他们一推再推不让见。

于是赵廷云的亲人找律师打官司，结果找了几家都不敢接，后来托人花钱找来两个律师。不法人员还是不让见遗体，在家属和律师一再要求看验尸报告时，一拖再拖，后来家属打电话给新乡市的市长吴天君，才勉强同意看验尸报告，但2月24日家属只能去3人和两个律师，可却去了9个警察。许强下令：“不准录音，不准录像，不准拍照，这里的事不准往外说。”许强恶狠狠的强调：这个号谁也不能说出去，谁说一点要负完全责任。两个律师一看这样也害怕了，不敢再往下走一步，也退下了。家人又托人去北京找律师，结果回音是：这事只能认了，这个政府太坏，你们再追下去，弄不好还得丢命。

家人被逼的走投无路，抱头痛哭。据悉，不法人员图谋进行尸检，然后强行火化。

业力的时候，师父承受了什么我们想过吗？

当我明白了这层法理之后，痛苦的感觉瞬间消失了，身心一下子开朗了。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所以我觉的有矛盾、有痛苦、过关不是坏事，看你怎么去对待，是在魔难面前怨天怨地，被魔难吓倒，还是勇敢的向内找，精进的学法，把它当作“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

针对新经文《走出死关》与各地协调人交流

文 / 锦州大法弟子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尊的法也越讲越明，前段时间师尊除了肯定我们之外，也指出了我们整体上修炼方面普遍存在的不足，指出我们有些学员一碰就炸，并且告诫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改，否则是很危险的。事隔两个多月，师尊又发表了《走出死关》的经文。作为各地协调人，我们应该在法理上清晰，并带好本地区的同修走出各自的死关，从自我做起，对照师尊的法，把整体带上来，我想这是我们各地协调人当前要思考和重视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做好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好自己，纯净自己，而不是带着人的干事心做这么神圣的事，每个地区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想作为协调人我们有责任组织大家真正在法上交流、切磋，怎样使整体提高上来。

最近我们地区协调人在一起共同学习师尊新经文《走出死关》，同修们无不感到师尊的洪大慈悲和无量的宽容。感激之余我们地区协调人从两个方面分别组织存

在不同问题的同修对照师尊的经文《走出死关》学习和交流。

一、过去曾转化过现在又走回来的同修，帮助他们如何从理上升华上来，不要再掩盖过去做错的一切，把它曝光出来，不给邪恶存在的场，然后再彻底否定它们安排的一切，走出它们安排的死关。

二、过去在大法弟子内部，由于执著个人的认识，或者由于嫉妒心在学员内部散布、造谣，给同修之间造成间隔，阻碍本地区大法协调工作，干了邪恶高兴的事，与这部份同修交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这些行为在大法弟子内部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被邪恶利用，造成大法弟子内耗，瓦解整体力量，被邪恶利用，使我们的场不正，让邪恶有机会迫害同修，干了邪恶干不了的事。

通过学习这篇经文，我们地区消除了过去同修之间的隔阂，使同修们能用更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使走过弯路的学员放下了包袱，冲出了旧势力安排的加大魔难过关的一些死关，用更加充沛的精力做好三件事，整体有了很大的提高。

因此希望各地协调人，针对各地区不同情况使同修真正在法上提高，共同从理性上升华，用最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小心邪恶势力利用原辅导站联络人设陷阱

文 / 上海大法弟子

本市原大法总站的一位负责人，身边曾经聚集着许多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迫害中，和她联系比较密切的同修，几乎陆续全都被关

艰难的过关、过关，原来是被邪恶钻了空子，一直在过邪恶给安排的关，所以才那么的难。

现在我认识到，其实正法修炼并不复杂，就是在努力修好自己的同时救人、救度众生。我们是站在救人的基点，不是站在去执著的基点，我们有执著，作为修炼的人是应该去，但这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根本目的地就是救人、救度众生。

认识提高了，心真的轻松了，心中有的只是抓紧同化法、抓紧救度众生，有的只是能为同修做些什么的心，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做什么。

我终于悟到了什么是“观念”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最近几天和丈夫（大法弟子）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误解，我心里很难过，痛苦。我不断的背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不断的向内找。“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著。”有的刚放下，就又想起来了，总在这个执著里打转，打坐也静不下来，明明知道是过关、是消业，就是放不下，甚至为自己执著太重过不了关而痛苦。但我还是能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背法，越背法理越清晰，我的心情也越放松。

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多次提到“观念”，“各种各样的观念”、“人生的观念”、“顽固的观念”、“后天观念干扰”。我就想：到底什么是“观念”？

直到今天早上我一边打印材

料，一边拿起《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一句话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前：“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著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势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观念”两个字，一下子使我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观念”这两个字的含义。我知道是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让我知道了在我心性所在层次上，所在的境界中，应该知道的“观念”的意思。

我对丈夫说：“这几天我一直感觉你伤害了我，我心里真的很痛苦。师父的法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你伤害的不是我，而是我后天的观念，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观念。那个先天的我、最本质的我怎么伤害得了呢？所以实际上你是在帮我消业，没有这个业力，也不会受到这个伤害，所以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同时，我也找到了我的执著，如果不是我动了不该动的人心，让魔钻了空子，使我们的空间场变的不纯净了，使不好的东西有了立足之地，否则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说这个“观念”不是我们自己，它是在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中产生的，它是执著，是我们修炼人在修炼中要修去的东西，这个不好的东西、后天的东西要给你拿掉，拿掉一点真正的我就轻松一点，如果都拿掉了，那将是什么感觉呀！那才是真我！怎么还能不舍得呢？怎么还能痛苦呢？我们承受了一点就痛苦的不行，师父在给我们拿掉这个执著的时候，消去这个

本 972 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

本周97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27381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 400 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

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1916人次发表声明。

海外综合

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

5月20日，在美国西弗吉尼亚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明慧周刊 2006年5月19日--5月25日

听同修讲三退的启悟

一天与同修去办事，为节省时间出门搭了一辆出租车，车一发动，同修就和司机聊上了，她拿起车上的一个小挂历，翻看了一下说：“噢，你这挂历后面没有‘法轮大法好’，我有一个可好了，金光闪闪的。”司机挺感兴趣。她还说：“你们司机也不容易，钱挣的也挺辛苦的。”司机说：可不是，钱不好挣啊！

同修说：老百姓有几个有钱的？有钱人都自己买车，现在钱都让共产邪党贪官贪了，他们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贪，把钱存在国

州巴克汉诺市举行了东部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第65届草莓节庆典大游行”，特邀全美各地的国家顶级乐队和艺术表演团体参加。法轮功游行队伍作为唯一荣获邀请的亚裔团体，获得游行五项大奖。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荣获“庆典大游行专业花车第一名”“草莓节青少年最喜爱的游行花车奖”和“西弗州草莓节庆典最受主席欢迎奖”三项大奖；腰鼓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的冠军；天国乐团军乐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季军。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一年一度的新报大竞走。5月21日，大约有5万5千人参加了大竞走，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与仙女队无疑最受瞩目。

外，儿女都在国外念书，一人手里有几本护照，随时想跑。

司机说：这事我知道。

同修紧接着问道：你是党员吗？

司机说：是。

同修说：现在社会上都在传退党退团退队的事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共产邪党做恶多端杀人成性，建国后杀了八千多万人，连它自己的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杀，这样的丑事它是不会告诉人民的，它告诉人民“要与天斗，与地斗，不信神，不信鬼，就信它共产邪党”。你加入它的组织，要举手发誓要为它奋斗终生。共产邪党的恶行能

了神灵吗？神要灭它了，全世界好多国家的预言书都预言了这个事，神要灭中共。所有参加它组织的人要提前退出来，否则就会随它一起被灭掉了，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咋那么多呀？

司机说：是啊，现在死人特别多，怪事也多，那怎么退呀？

同修说：您贵姓？

司机说：我姓程。

同修说：这个姓好，你就叫程××吧，你记着你今天就用这个名字退了。

车到站了我们下了车，临走时同修还在车窗上叮嘱他：“记住了，程××，你用这名字退党了”。司机高兴的说：记住了，谢谢你！

望着远去的出租车，同修说：这8元钱没白花，我们又救了一个生命。

听了五分钟的劝退过程给我启发很大，过去我讲三退时，讲恶党，讲国外，讲大纪元，讲上网等等，还给人家讲怕了，达不到讲一个救一个的目地，今天看到同修讲三退，简单扼要，几句话他就明白了，再帮他出主意，帮他起个名，让他记住今天就是他用这名三退了，他不会顾虑太多了，也不用犹豫。我们这位同修每天都在做着许多事，每天都能救许多人。

受她的启发，我也这样去讲，效果很好，几句话先把他的的一面定住，让他明白的一面跟着你的思路走，有时几句话就能救了一个人。

防窃听手机的小方法

邪恶的特务们习惯于窃听手机，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以前曾

介绍了一种防窃听的方法：将电池取出。这种方法能有效防止手机被窃听，但也带来一个不便——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定日期和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防窃听的新方法：将手机放进铁盒或锅的底部，然后盖严盖子。我们不妨做个实验，用坐机或另一部手机拨打那部处于开机状态的手机，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是：“对方已关机或超出服务区。”这说明联系信号被金属容器屏蔽。如果将金属容器的外壁接上一根接地的金属线，那么效果更好、更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手机关机后放入最好。如果手机是开机状态，手机放进铁盒后，会以最大的无线功率联系基站，手机电池很快用完，所以会影响电池使用寿命。

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机异常，确定真被邪恶监控，必须尽快放弃使用该手机，将手机和人分离，因为邪恶可以利用你的手机定位（不管你打没打电话），找到你的具体方位。当然，一般是针对流离失所的同修。

用人民币讲真相的简易方法

一、手写

内容灵活、方法简单，但速度慢，适合量小的情况。最好使用油性笔，防水耐磨，即使纸面不太干净也较容易写上。颜色最好用蓝色，比较醒目、美观。因字多时笔画要细，最好选双头的：一头为细、一头为极细，单头的写的笔画较粗，不能写小字，还容易洩到背面。一般大超市、文具店、新华书店有售，日本ZEBRA（斑马）牌深蓝色，六块多。国产的真彩牌三块左右，有一种和ZEBRA一样的，有

是在给我的修炼、圆满铺路吗？我真的感谢他们，我真的做到了无怨无悔。我觉得修炼是那么的轻松，遇到这个事，噢，这是去我的什么执著的。遇到那个事，噢，那是去我的那一颗人心的，我感受到了向内找的快乐，感受到了修炼人的乐趣。虽然说矛盾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但我总能很快的悟上来。我感受到了做一个修炼人的幸福与快乐，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吗？做人不是目地，返本归真，这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啊！

渐渐的，在向内找上、在去执著上我形成了一种机制。我觉得再大的压力也动摇不了我坚定修炼的心。几年来，虽然邪恶很猖獗，虽然路走的很难，但凭着扎扎实实的实修，我坚定的从巨难中走了过来。至于自己在大方向上有什么偏差和局限？我没有想过。潜意识中觉得像我这样扎扎实实修炼的，怎么会有大的偏差呢？这个问题想都不用去想，几年的实践中总觉得自己的路走的还算挺正的。

然而，今天，我动摇了，我清醒了，我明白了。几年来，一直觉的自己修的不错，却原来一直陷入一种误区走不出来、跳不出来。几年来，修炼的路真的走偏了，基点站错了，基点都站错了，还没有走偏吗？陷入这种误区，最大的表现就是，遇事不是首先想到别人，先为别人着想，而是想到要去自己的什么心，只关心自己的执著去没去掉，却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为别人着想。

这些年，自己把修炼的基点摆在了如何去自己的执著上，而不是站在为别人好、为别人着想上，心中想的是自己的修炼、提高，而

不是别人的感受、众生的得度。什么是放下自我？就是放下自己呀，而我呢，心中装的都是自己的提高呀。这样修下去，永远也修不出修炼人的慈悲！修炼人处处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来，这不是自己说的，而是在法上有标准的。

在正法修炼中，不能走出这种误区，还觉得自己很理性，觉得别人是干事心。心中想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心性、如何归正变异的观念、如何纯净自己的心，而不是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处于极度危险的无数众生放在第一位。作为真正的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看到别人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我们该做什么？处于毁灭边缘的宇宙众生在急盼我们去救，我们该做什么？造就无边宇宙、造就我们生命的大法在被迫害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旧势力在毁灭着那么多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学员和世人，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是为别人着想吗？我们想到众生的处境了吗？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有人掉在河里要淹死了，我们首先应该想什么？就是救人。

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感到这么难，我一直陷入去执著的偏激状态中，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你不是想去执著吗？那旧势力就让你去，就安排很多关要你过，你觉得高兴，你喜欢要，它控制你越牢固。它一边不停的给你安排去执著的关，让你没有喘息机会，没有精力参与证实法，一边又加强着你的执著，企图摧毁你的意志、瓦解你的正念。邪恶为什么能干扰了你，因为它看到了：你没有放下自己，你修的都是自己，你修的不是慈悲，它抓到了迫害你、干扰你的最大借口。为什么我总觉得一直在

我想说的话他也听不进去，只要是超出一点常人的理，他就不爱听，还要批评你几句呢，久而久之彼此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坦白讲他苦我也苦，但是无论如何我觉的自己还是要包容他，因为他认识的只是常人的理，而我学的是整个宇宙不同层次的法理。对新学员也好、对同修在不同层次的认识也好，如果自身的心性有那么高，就不会去看到他们的不足，只会记得别人好的一面。当然这也是自己扎扎实实在实修中心性升华后，真正从法理上认识才能提高上来的。

走出修炼中的“美丽”误区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这天，静心读着《明慧周刊》中体会交流部份，文章中“去执著的执著”几个字不禁让我产生了疑问：“去执著的执著”？这是什么执著呀？有这种执著心吗？修炼人去执著还有错吗？怎么还有“去执著的执著”？几番思索，不得其解。

下午的学法中，心中忽然像打开了一道门，什么是“去执著的执著”？原来如此啊，这正是我长期没有突破的东西呀。

无论是个人修炼阶段，还是正法修炼阶段，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向内找上很有力度，在找执著、去执著上修的“不错”，一直觉得自己是很注重实修的。

99年7.20以来的正法修炼中，虽然邪恶很猖獗，但我坚信大法，不被假相迷惑，心性在实修中升华，环境在心性的提高中改观。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同修不注重实修，我还为他们着急、无奈……我

一直认为很多同修都没有扎扎实实的实修。我很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心中也时时为他们精进不起来而忧虑：这是在修炼吗？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他们的结局如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我感到整体上这种不正的因素很强，我很难改变它。无奈之下，我只好看淡、看淡，随其自然，不被周围的一切带动，修好自己，尽量走好自己的路。虽然很多时候，我也想改变自己所认定的、这种整体上的所谓不正确状态，但我却顾不上，无暇顾及，因为我自己也常常陷入突破执著的难中、过关中。

我觉得，我是能从根本上洞彻人的执著、人的各种观念的，却还是感到修炼的无比艰难。每一颗心都很难去，去每一颗心都是难过的关，意志稍稍一弱，就过不了那一关又一关，正念一放松，就“发自内心”的把执著当成了自己。我越来越觉得，每一颗人心都是修炼中的死关，去每一颗心都得靠“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意志。为什么这么难？我虽然想过，但只是一念闪过，不敢去深想。自己一直在扎扎实实的实修啊，为什么还是这么难？正法修炼几年来，真难啊！亲身感受着修炼的艰难，再看那些不能认清执著实质的同修，我更难想象他们修炼的苦，我难以想象他们对大法坚信的程度。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何其的难。

所以，在后来的修炼中，我看穿了一切常人矛盾，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暴露我的执著，师父利用常人形式暴露我的执著，让我修去执著，那么制造矛盾的一切人都是帮我找执著的，都是帮我提高的，帮我修炼的。我想：他们不都

一种笔杆粗一些，颜色为天蓝色，不如深蓝色醒目。

一般手写不容易书写工整，还容易辨别出笔迹，可以采用临摹的办法解决。将要写的内容打印在白纸上，放在钱的下面，再放到玻璃板上，将玻璃板两边垫起来，中间用台灯或手电从玻璃板底下照明。也可以放在玻璃茶几上，白天可以压在朝阳的窗户玻璃上。将打印的字临摹到钱上就可以了。新版人民币正面的左边和背面的右边，颜色浅、透光性好，适合书写，特别是背面面积大一些，字可以写的多一些，竖着写扁字比较美观。字体可以选楷体、隶书、黑体并加粗，容易看清也好写。旧版的四个边为空白。等练熟练了就可以直接写了。

二、印章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明慧周刊 2006年5月19日--5月25日

重温《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感悟

文 / 成都大法弟子

两日来，明慧连续登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文章，想起前日与同修切磋时，同修曾讲，我们这里的恶人恶警近来很猖狂，想抓人就抓人，想绑架就绑架，这和我们这里揭露邪恶不足有很大关系。一个同修被迫害后，一般同修们都采用贴一段时间不干胶、发正念的方法营救受迫害的同修，大部份同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清楚参与作恶的具体人员及其亲人朋友的信息，无法做

内容相对固定，刻章要稍微复杂一些，但印字快，适合量大的情况。具体方法之前有文章介绍过，橡胶章比较好刻，字体可以选华文细黑、幼圆、仿宋并加粗，这些字体笔画均匀且间距大，好刻一点。由于印章的字是反的，WORD不能直接打印，用画图可以，但转成图片后字齿太大，不清楚。不过WPS可以编辑镜象文字，修改方便。从网上下个精简版就够用了。将字直接打印在不干胶或打在白纸上用透明胶带贴在章上刻好就行了。印油选蓝色的。

一般不要两面制作，递钱时有字面朝下；内容不要贪多，做的美观一些，人们也愿意接受。为方便使用特制作了一个模版。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进一步的揭露恶行，从而达到窒息邪恶的目的地。恶人恶警依然我行我素，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善当作耳旁风。一度使一部份成都大法弟子处于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

曾有一县的大法弟子交流，她们那里现在环境非常好，当地610的都不怎么管她们讲真相和炼功，她们的环境非常宽松，世人大都明白真相。但以前那里的恶人还是很疯狂的，那时大法弟子被抓被判刑、被劳教也时常发生。后来，除了针对当地恶人曝光之外，她们还持续针对那里的恶人，指定其姓名一一锁定发正念，铲除其背后操纵的黑手烂鬼，使表面的肉身

遭报。后来恶人们一一遭了恶报，而且报的很重，所以他们很多参与作恶的人都有些醒悟了，停止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时看到大法弟子讲真相也装没看到。

由此，我们想到，在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邪恶整体上已经被消减的成不了气候，我们这里的邪恶仍然如此猖獗是不正常的表现。一个是我们整体在揭露邪恶迫害时，没有具体到某个派出所中突出的恶人、它的迫害手段或伪善的伎俩；没有它的亲朋好友及邻居的相关信息。可能有些同修说我们没有渠道得到这些信息，但我想大法弟子都是有大智慧的，只要你想做的事，通过不断的学法从而加强正念，大法的威力就会通过我们展现出来；同时我们要时刻想到，我们是在救人啊，那些恶人虽然还在作恶，这不仅是在害它自己，对它的家人也是非常不好的，那我们在清除其背后邪灵的同时，让其表面肉身遭报，最终的目的地不是让它们停止迫害、不再造孽、赎回自己的未来吗？

再一个问题是邪恶的洗脑班的存在，目前在成都最大的洗脑班是罪恶的新津洗脑班，它是由四川省610及成都市610联办的洗脑班，其它的洗脑班都为各区自行办的，规模没有新津洗脑班大，这个罪恶的洗脑班一直都存在。有段时间说它解体了，其实是因为其经费不足所致，维持其存在的经费都是由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单位或本人家属承担，它自己基本没有经费来源。近期一位同修堂堂正正的从那里出来，除了他本身做的很正，坚决不给邪恶任何言语及文字的承诺外；他单位的人也到洗脑班上大

闹，这么好的人你们把他抓来，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不说，还要我们来承担费用……；包夹的人也说，我们的工资不能拖欠哟……。故此，洗脑班在此同修身上没捞到一点好处，反而还赔了本，赶紧放了他。

那为什么该洗脑班还一直存在呢？如果当时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对去洗脑班予以坚决的抵制，并且家属也一分钱不给，让邪恶在每一个大法弟子面前都“头疼”，而不是一批批的所谓“转化”或作假签字出来，那邪恶真正想将大法弟子一个个拖下去的目的地达不到，恶人们看不到“转化成果”，那它们拿什么去邀功请赏呢？邪恶的洗脑班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可能有同修说你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我们还很不成熟。其实只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不难得出这个结论，那就是当初各地洗脑班也不是一开始就全部都办，只是在很少的地方“试点”，那“试点”一旦成功后，邪恶不得大面积铺开干吗？洗脑班能成立并且一直作恶至今能说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无关吗？

一个同修讲道，曝光新津洗脑班及恶人的文章很少，但我们在那里被迫害的同修也很多，揭露它们的迫害手段、所用的花招和伎俩也少见曝光，里面甚至是包夹的人员也大多都是不明真相的，他（她）们很多是由各单位抽调的，也有解决再就业的40、50岁的下岗人员，在那里可以拿到稳定的工资，又舒适安逸，却不知道自己做协助迫害的帮凶。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在那里被迫害过的同修没有大力揭露洗脑班的邪恶呢？邪恶是怕曝光的，少量的揭露它可以拼命的掩盖、抵赖，反咬同修说是污蔑

心，我应该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用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让这些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现世现报。让自己随时溶在法中。

读新经文《走出死关》的一点体悟

文 / 台湾大法弟子

在一次小组交流中，同修提到当他读《走出死关》这篇新经文时感触很深，尤其是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我自己对此也感触颇深。

以前我经常看到同修修炼中的不足，有时心里就是埋怨：师父法中都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不照师父的话去做呢。眼睛总看到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明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状态，可就是放不下。当看到《走出死关》这篇新经文时，看到师父对弟子是那么的慈悲，师父不记我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我们做的好事与成就。我悟到：师父这不就是在教我们，对待同修、对待众生都要做到不记他们的过往之过，就看他们好的一面。

在小组交流中，我也提出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当我们在看别人的缺点时，那是不善的表现，而且我们也容易犯了“用自己观念看待他人”的错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现在当我在看待周遭的人事地物，渐渐的已经很少把自己的观念带入了，也就是不会对他人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看法及想法了，看到不符合法的地方，就是帮他指出来。然而我也有认识不足的地方，

每当看到同修法理认识好的地方，我便比学比修，要求自己也要赶快提高上来。

之前看到一位大陆同修写的心得体会中提到：以前他们夫妻俩看到别的同修受迫害，都没有想到要去营救，后来竟发生自己的妻子被恶警绑架的事，心中着急万分，此时他才想起自己以前看到同修遭受迫害好象事不关己，在惨痛的教训中他才认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因为有漏才被邪恶钻空子。

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一文中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如何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呢？我看到一些同修的冷漠、封闭自己，我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我有时候也如此呢？这只是借着别人的镜子反馈给我看的。我心里明白真正的慈悲是能关怀别人，而不是冷酷无情。

昨天在路上，先生碰巧遇到以前的同学，因为当时自己心里正在琢磨着一些事因而忽略向先生的同学问好。因此先生对我很不谅解，问我是不是修炼后就变的那么冷酷无情？先生的一句话唤醒了我，同修的冷漠让我觉的好可怕，反过来说，我自己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冷漠是不是也让人觉的很可怕？

上个月看到一位常人家属写的一封投诉书：内容是抱怨她的丈夫忙着大法工作，把家里当旅社般。反观自己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跟不修炼的丈夫实在是没什么共同的话题可聊，他喜欢说的就是常人执著的东西如股票、政治议题，

材上谨慎，以法为师，不要忘了我们的真相资料是为了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揭露中共邪党，从而让众生真正的被救，始终不能离开慈悲二字。

还有全面讲清真相，我悟到不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在做真相资料选材时，也要小而全，一类资料，一般我用二张A4纸就涵盖了介绍大法、揭露谎言、讲大法被迫害真相，近期关于证实大法的新闻，有时也根据情况搭配修炼小故事（以上选材全部来自明慧）和退党内容，当然大部份内容都要时时更新，紧跟大法进程，让得到真相资料的众生，全面的了解到真相。第二类资料是加大力度做九评和退党、揭露邪党的真相资料，这两类真相资料各占一半。

在做真相资料之前，我们要先学法，以及清理一下自己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和杂念。因为有时一些常人的事放不下，总会从思想中跳出来，使自己不能静下心来做，也就不能在纯正的正念场下做好真相资料，所以，我悟到，这也是在修自己这颗心，看你能不能放下各种执著心，看你能不能看淡它，排斥它，不允许任何思想、任何邪恶干扰自己做好真相资料，影响自己证实大法。

在做真相资料的任何一个环节（包括折好和装订等）都要保持强大的正念，有时也可听一些大法音乐，并清除障碍众生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跟真相资料交流：告诉他们要精神点，法轮大法好，他们一定要让得到真相资料的众生看完他们，珍惜他们，明白真相，从而让众生得救，并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到。

因为我们修炼人的一思一念对真相资料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样做出的真相资料，在经过发送走真相资料的同修再一次正念加持后，能安全、有效的送给众生。虽然同修之间做的事不同，但是我们是一个整体，一定不要在任何环节上有漏，要把救人的事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修炼人就是应该把三件事同时做好。

平时，我也经常在周刊中看到许多神奇的事发生在同修身上，其实神奇随时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自己是闭着修的，有一次在打印真相资料时，忽然听到靠近外面的墙“嘣”的响了一声，我很奇怪，于是开门一看，正有一个人站在墙外，这时我才悟到是墙在提醒我有人，注意打印机打印的声音。有时自己不小心打印出错，打印机也会发生“吱吱”的声音，我赶紧检查，果然是粗心，如果不是打印机提醒又要浪费纸张和碳粉。以前自己对打印机方面的知识也不清楚，买来打印机用了一年多时间，需要从新购买一支硒鼓，卖的人说，一般的硒鼓最多能加十次粉，而我的硒鼓至少已经加了五十次粉，而且自己也没有按要求每次加粉时清理干净原来的碳粉，仍然用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也会注意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机器）。我悟到只要我们正念足，多学法，多发正念，信师信法，坚定修炼，抱着一颗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慈悲普度众生的心，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走正修炼的路。

每次看明慧周刊时，都有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以前我每看到时都会伤心、难过，现在我悟到，这是常人的情在带动自己的

它们。同修比方：一个同修写的揭露文章好比是一把射向邪恶心脏的利剑，那么大量同修的揭露迫害文章就是射向邪恶的剑雨、剑林，而且揭露的越详实，人名越多就可以揭露出恶人无可抵赖的事实，连常人都可以轻易的核实。如果是出于怕心，怕写出来要遭到恶人的报复，明慧重温的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答案。

最后同修们交流道：正念的巨大威力，发好正念是清除邪恶烂鬼的最好办法，这一点同修们早在很多文章中都交流过了，但是往往由于我们没立即看到发正念所带来的转机，过一段时间就又松懈了。这当然有一个信师信法的成度，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同修来说，学法的好与坏就是发好正念的根本保证。同修又交流到一个经验，往往我们很多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忙于工作、家庭，每日还要讲真相，时间很紧，一天下来后本想静心学法，困魔又来了、又有朋友来访了、同修又来切磋了、孩子的学习又出了问题了、家里亲人又病了等等……，甚至本来制作真相很好的机器也莫名其妙的出了故障，很多意外的事突然出来干扰了，其实这时最需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稳下心来，先把突发事情处理好，最重要的是每日在学法前先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学法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发正念的时间由自己视情况而定，我觉的这是非常好的建议，我们有类似情形的同修都可以这样，我想情况一定会随着我们正念的加强转向良性循环的。

对当前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思考（一）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上期《明慧周刊》（227号）重温了2003年11月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和师父的评语。近日来，分别与几位同修交流，同修都感到，明慧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这与我们大陆同修对揭露当地邪恶做的不够有关。就我们地区而言，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已经被清理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国保大队几个不法之徒仍敢肆意绑架我们的同修？今年3月份我县常兴镇就有两名同修先后被绑架，其中一名已经送到锦州教养院，另一名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我们成功的营救了两名夫妇同修后，有相当一部份同修觉的应该松口气了。所以不同成度的产生懈怠。而且上次虽然参与营救的同修不少，但是还没有达到更多的同修参与。有个别怕心重的并没有参与。有的同修本来有能力提供行恶者的个人信息，因怕恶人知道后自己受到牵连而不敢提供。有的能接触到行恶者的家属或亲戚，可以搜集到恶人的一些情况而没有主动的去做。因此，我们本应该主动揭露那些执迷不悟的行恶者，但因证据不足而一直被耽搁，长时间不能完成。

例如有位同修4月5日发出呼吁，请有条件的同修了解一下，我们地区恶警遭恶报的资料中几处不够完善，数据不够详实，需要调查核实一下，请同修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使之完善。但是除个别同修提供了另一例遭恶报事实外，至

今一个多月了，再没人能提供其它信息。因此不能及时上网曝光，震慑邪恶。

今年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我们本应该主动找到她，向她讲清真相、劝善。据说有的同修是她的同学，可是不敢当面讲，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就我本人也一样，本想给国保大队这位新上任的大队长写封劝善信，可是总觉的自己文化水平低，写点东西挺费劲的，心想还是让别人写吧，我还是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心里对自己说：我的事情太多了，等忙完了有时间了再说吧，总给自己找借口，其实是求安逸心在作怪。

正因为我们很长时间都不清楚参与作恶的具体人员及其亲人朋友的信息，无法做进一步的揭露邪恶、从而达不到窒息邪恶的目地。所以那几个不法之徒才仍然我行我素；象新来的这位大队长，如果我们能及时向其劝善，她明白真相后，可能就不会参与迫害了。另外，我们现在做资料已经遍地开花，直接跟明慧联系，好象都各自为政了，各忙各的，所以在整体配合上有好多事都很“不尽人意”。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处在一种被动的局面。往往是一有同修被抓了，就赶紧通知大伙发正念，组织营救；一有消息说公安局又开会了如何如何，就又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为什么不主动出击？

尤其一部份怕心重的，一听到什么风声了，就赶紧收拾“东西”。比如上周五，有同修在传“可靠消息”——“公安局最近开会布置：加大力度对法轮功迫害”如何如何。此前在2月份，也有类

似消息，说“全县各派出所所长开会了，专门针对法轮功如何如何”。有同修传这类“消息”时，是带着人心传的，因而越传越玄，经过这些同修把消息传到最后，竟变成了“要进行大搜捕”了。

有一小部份同修，听到这类消息马上怕心又出来了，回家赶快把资料藏好，暂时不出去送真相资料了，避一避风头再说吧。有个别同修甚至迅速离开家躲出去了，过些日子听听没啥动静了，回来看看人家谁也没动，只有自己（心）动了，自己也觉的不好意思。还有的同修在传“某某同修家被监控了”，结果与这些同修联系的也不敢去这位同修家了。传来传去的，造成很坏的影响。

传这些小道不实的信息有啥意义呢？是真正为同修的安全着想吗？如果真的为同修负责，就应该找当事人说。为什么要在同修中传呢？实践证明，这些消息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以希望传递这类信息的同修注意修口，当说不当说的要把握好。

当然有的同修传递一些消息，是站在为同修的安全负责的角度，提醒同修送真相资料时要理智、智慧，保持强大的正念，不要掉以轻心，提醒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黑手、烂鬼，正念正行。可有的同修完全是站在人的角度对待这一切。（待续）

反思前几年为什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

作者注：我认为我写的书对世人了解真相是有好处的。但是一部份同修看了之后产生了负面作用，不敢走出来证实法、救度众

她以前有很不好的口头语，功夫给她提出过很多次，但她或许是大大咧咧不在意，或许是陋习难改吧，影响讲真相效果。后来他看到《转法轮》修口一节时，每读到“口”字，“口”字就“闭”成一条线，她悟到是师父在点化她，要她修口，当她这么想到了，再读到“口”，“口”就开了。现在功夫都说她修口了，提高很大。

因去北京证实大法，当地恶警曾经迫害她。有一次恶警想抓她，敲她家的门，她一见恶警，立即冲着恶警盘腿打坐，单手立掌，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口诀，不停的念。恶警们被镇的愣住了，进不了门，自我嘲笑的说“这是个傻婆子”，就离开了。当然谁精谁傻，人不知天知。

这位大法弟子有时间就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她念纯净，往往几句话就打动人心。在街道上，在邻居家，在集市上，她救了多少世人，她不计数，就一心救人。

一天晚上，她得知一个同修急需一批真相资料。约定在某地等她送去。她出门刚上路，猛抬头两辆警车停在面前，她露出“先躲躲”的念头，她立刻想起师父讲的释迦牟尼洗澡的故事，师父说“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她就有了正念：不能因为有邪恶干扰就耽误了救度众生。她坦然而行，及时将资料交给了功夫。后来她对功夫说，当夜入寝，清晰的看到天上下来一群仙女，互相牵着手，微笑着向着她走来。她悟到这是师父鼓励她，仙女牵手是点化她与功夫配合好，证实大法的效果会更好。

四、老姐妹坐在漂亮的莲花上

大法弟子A与同修谈起农历新年期间的一件事。她说也许就是那样安排的吧，快过年的那几天女儿（未修）就是和她闹别扭，吵吵撵她出去。她经一位同修介绍，就去一位老姐妹家。老姐妹是一位同修，误在常人中太久了，病魔缠身，需找人帮助料理家务，也是去帮一帮忙。老姐妹见她来很高兴，就让她住下过年。住下来也就有机会详细交流了。她谈了这些年正法修炼的事。老姐妹很注意听，越听越感到自愧起来，当说到慈悲的师父就是在等着她时，这位落伍多年的老同修止不住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并决心从新开始修炼，不负师父的慈悲期盼。她也感动的流下热泪。突然，她看到眼前的老姐妹坐在一个漂亮的有众多小佛簇拥的宝座上！她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她，还悟到了这位老姐妹与大法缘份很大，是师父点化她与这位同修共同精进提高。

最近做真相资料的几点体悟

文 / 一名大陆大法弟子

下面我就最近在做资料的过程中的体悟，与大家交流，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周刊上每一期版头都引用师父经文，提醒大家要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众生。作为小型资料点的一员，我们应该认真选材。明慧上也一再提醒不要大量的发不是明慧的资料，因为有些资料虽然是众生想看的新闻，但是在评论的字里行间透着常人的争斗心和各种常人心，这样的资料很难起到慈悲救度众生的目地。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选

不妥协，对法很坚定，忘记了自己来时的史前大愿，是救度众生，而不是个人提高，个人圆满。假如都进监狱了，救度众生的事谁做？还是在法理上不清晰，

被迫害的严重不是修的好，坐监狱的时间长也不是修的好，正是修的不够好的表现。师父在《去人心》的评注中讲：“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的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心一定要在法上。当我把被迫害的事实写出来，师父写评语后，有的同修对我产生了崇拜，也有的同修对我产生了妒忌，这些都是不在法上的表现，都是干扰个人和整体协调、干扰救度众生的根源，我们一定要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

师父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转法轮》）。同修们！让我们更好的在法上认识法，利用中共活体摘器官的暴行来揭露恶党的本质，更好的救度众生，让我们放下人的观念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更好的营救我们的同修。

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整理

一、你们首先要无条件送我回家

前不久，一位同修在家乡遇到功友B，她谈起自己正念闯出邪恶黑窝——当地拘留所的事。她说，当时想到，既然被邪恶钻了空子，那就走好下面的路，正念除恶，决不配合它。恶人先讹钱，要勒索几千元，她当即坚决否定，对邪恶人员平和的讲大法真相，恶人退却，又提出可以交一半的钱；她

说：“交一分钱也没道理，你们首先要无条件送我回家！”后来，恶人用超量劳役迫害。她想起师父“念一正 恶就垮”的教诲，她整点发正念（有时连续16---17个小时不间断）解体邪恶因素；邪恶又退却，只分给她很少的活。她就有了更多机会接触被拘常人，向她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从她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有两个还宣布退出恶党附属的团、队组织，并表示出去要修大法。恶人没招了，很快派车把她送回了家。

二、“有师有法，怕它个啥！”

市郊大法弟子C白天打工（农田被征占，基本靠打工维持家庭生活），晚上回家，天天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很精进。当地恶人曾迫害他，他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堂堂正正闯出过拘留所。当地恶警，不法人员声言要抓他判他，多次骚扰他。邻居劝他离家躲躲，他没动心，坚信：“法能破一切邪恶”（《精进要旨（二）》一排除干扰），不需任何形式的躲躲藏藏。他与同修交流时常说：“有师有法，怕它个啥！”他以苦为乐，虽然家境十分清贫，但是总是乐呵呵的，在当地做证实法、劝“三退”的事，真是“打出了一片天”。几年以来，邪恶再也没敢去干扰他。

三、师尊常点化，走正修炼路

老年大法弟子D不识字，但能流畅的读《转法轮》，他说每天看完一行字，下一行字就凸现出来，她悟到是师父在鼓励她，点化她精进。

生；有部份同修产生了崇拜和妒忌。所以，我把我当时被迫害的原因，在法理上从新认识写出来。希望对上述同修有所帮助。

* * * * *

这篇文章在半年前就写好了，但我当时觉的站在为私（向外求而没向内找）的基点上，所以一直没有投稿。但我看到当苏家屯的暴行揭露出来后，有一部份同修或多或少有一些波动，所以我把亲身受迫害的原因，从法理上和同修交流、分析症结所在。希望对上述的部份同修有所帮助。

自从99年3月得法以来，我能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抓紧时间学法、炼功、洪法，从不看其它的书、报、杂志，电影、电视也戒了，甚至每天吃饭都抓紧时间。但由于忙生意，每天读书的时间不是很多（加上读书又慢），除在开车途中每天大量的听师父的讲法，和每天集体学法外，到99年底上京，自己只读了四遍《转法轮》，师父以前的很多讲法都来不及看。

99年7.20以后，我更是坚定的维护法、证实法，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救度着众生，讲着真相，按理说是符合法的，为什么还被非法关押近30次，为什么还反复被残酷迫害，甚至两次还差点失去生命呢？难道师父没有保护我吗？我们静心用法来对照一下我当时的观念和行为。

1、心不正招邪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炼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正是师父说的这种人，心不正招来了麻烦，而且是招来了被

非法关押几十次的麻烦。因为我当时想：我每年的元旦、农历新年、五一、十一都在监狱里度过，认为自己对法坚定，放下了名、利、情，是真修弟子，了不起。甚至在劳教所被严管期间，还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真正去西藏求法的人，一去可能扎在那儿不出来了，这是真修的人。”这段法拿来鼓励自己。就这样大错而特错的一念之差，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长期的反复的被非法关押。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又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

我每天都在学法，甚至把这些法都牢记在心里，但是学法和自己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分开了，没有联系起来，没有溶于法中，没有做到，这不是修，因为师父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实修》）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我还是个常人。说白了自己有求进监狱的心，因为我这个观念符合了旧势力，不合法，所以一直走在旧势力安排的巨关巨难的路上反复被非法关押、迫害。例如：

（1）99年底我上京时，我把我的生意全部了结，甚至给财务说：“你把帐全部给我结清，因为我修法轮功说真话，我要被迫害，要进监狱了。”师父叫我们讲清真相，证实法我到北京去上访也是证实法，也是讲清真相，做好人怎么要被迫害呢？师父并没有说我们要进监狱啊（因那时师父的经文《理性》还没发表），这不是跟师父的

法背道而驰吗？所以这一念招来了我被关进监狱，说白了是我求来的进监狱。

(2) 师父在《转法轮》107页中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要进京前夜，已到北京的同修来电话告诉我：“钱不要多带，够上京的路费就行，因为都要被抓进当地驻京办，被送回当地，钱都是要没收的。”我相信了，照办了，结果这个观念不知不觉的就符合了旧势力，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导致还在北京郊外的炼功点上就被非法抓捕。

(3) 2000年第二次进京上访时，在上访局长长的巷道里有很多的警察和便衣。我当时想：“请师父帮助我进到上访局，等把表填好交上去后再抓我。”多么可笑、荒唐的一念啊，结果招来了被抓后，反复在拘留所、看守所打转出不来。这不是自己求被抓吗？我痛恨自己悟性太差，前几年一直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很多的救度众生的宝贵时光，让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干着急没办法。师父在《再去执著》经文中讲：“弟子们啊！师父心急而无用啊！你们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常人之心哪？就不愿再向前一步哪？”是啊！我到北京上访有罪吗？公安配抓吗？不配啊！为什么没否定呢？为什么不站在法上思考呢？说白了还是人对大法的坚定。难道师父没有保护我吗？不是，是因为师父保护的是修炼人，不是保护常人，是因为我那时人在大法弟子中，而我的心性和行为还在人中，师父保护的是大法弟子。这一切只怪自己学法不深，悟性太差，

一思一念不合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2、观念上符合了旧势力，不理智，走极端

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而我呢，99年到报社讲真相时，已经找到了工作人员，讲清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以及电视、报纸一言堂的颠倒黑白，希望报社能正面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听后善意的劝我们离开，而其中一位同修非常强硬的要见主编评理，我当时也不在法上，用了人心对待修炼，明知道他不善，不在法上，也没劝阻，心想，都是一起来的，也没叫大家离开，结果招来了警察，全部被非法拘留。

2002年的一天，突然接到老家朋友的电话说，叫我立即离开家，老家的同修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在非法审讯中，说出了是我给他的资料，现在警察已在来抓我的路上了。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们说了不算。”（因为我多次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发正念解体了邪恶，使邪恶对我的迫害烟消云散。潜意识中产生了显示心）刚坐下来立掌发正念，家人的同事来了（没意识到是干扰），又忙于给她放真相光碟，结果十多分钟后，片警来电话，发现我在家就上门来叫我去，我心想去给他讲真相，解体派出所的邪恶因素就去了。（也不在法上，因为师父在2001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在我的几十次非法关押中，这位警

察都在，每次我都善意的给他们讲真相，其实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因为配合了邪恶，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干着急没有办法，就招来了老家的和当地的610、国安、公安分局和当地派出所的非法抄家，还非法摄了像，使资料受到很大损失，我也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

进去后，才找到自己的漏洞，才在一思一念中归正于大法，经过绝食和被迫害性灌食、睡死刑床、戴脚镣、手铐在严刑拷打中差点失去生命，半个月才破除邪恶回到正法洪流之中。曾经有同修怀疑我是特务，有的同修多次见到我就迅速的躲开，也有的同修打电话问母亲，我走向反面没有，还有的同修说，我就不信她有那么强的正念，进公安局就象回娘家一样。我当时听了不在乎什么，可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哧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哟，我是炼功人哪，我不打针了。”为什么总是被抓后才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迫害，在家时就放松了正念呢？是自己的观念认为在里面才算是被迫害，实际上，我们这个人世间也是无形的牢笼啊！

2002年底，在我流离失所期间，一天中午突然有人敲门，从门镜中发现不明身份的人员2女1男都是年轻人，而男子躲在旁边在离开时才发现，当保安问他们找我什么事，请留下电话，等我回来再跟他们联系时，他们还凶巴巴的对保安说：“不关你的事”，而且还发现楼下有警车。从这些分析，来人肯定不怀好意。当时我家有三位同

修，其中一位男同修提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一位女同修说：“全盘否定，是假相。”我也不在法上，跟人不跟法，我觉的情况不好想离开，但出于面子，怕同修说我有怕心，就顺着她的思路走，误认为是假相，是师父以这种形式让男同修离开（因为这位外地的男同修人心比较重，我也尽了最大的能力帮助他，提高还是很慢。当时出于私心，怕他留在我们资料点拖累我们证实法，怕他心不正遭邪，怕资料点出事）。结果男同修当天下午就安全离开，而我和另一位女同修两天后被非法绑架并抄家。那一次对我们的迫害也是邪恶至极，虽然绝食一个月就闯出了魔窟，但身体被迫害至瘫痪，恢复了半年。半年的时间啦，耽误了多少救度世人的事啊。

这些事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这些非法迫害，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安排的，归根结底，都是自己不理智造成的，每次师父都点化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随时把自己当成神这是没错的，但还是要符合常人状态，不然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没什么两样。怕和理智是两回事，理智不等于是人心，理智不等于是怕，只有在法中理智才安全，也只有理智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

3、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
长期被非法关押，觉的自己